

有人用网络恶搞，有人靠网络扬名，她则用网络积聚四海真情，以真诚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信任，以爱心托起山村孩子的梦想与希望。

“英子姐姐”：网聚爱心的助学传奇

■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徐世兵

延伸阅读·自述

我为什么这样选择

■刘发英

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？是啊，我也曾经这样问自己。

我在边远山区生活了18年，还记得从县城坐车到黄柏山教育组报到那天，我真没想到路有那么远，路况又那么差，全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非常颠簸，四五个小时才到资丘镇，我在车上吐得晕头转向。

此后的多少个夜里，我曾经悄悄流泪，工作压力不说，就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。跟我一起到黄柏山的几位青年教师都想办法调走了，我也曾想到离开，但是我最终没有这样做。因为生活感动了我，孩子们和家长们感动了我。

那时，学生们知道我这个新老老师爱哭、胆子小，就回去告诉爸爸妈妈。于是，不少家长在给孩子们送小礼物时，总会给我带上一小袋新鲜蔬菜；每天晚上孩子们还轮流给我作伴；每次放假，孩子们都把我接到他们家玩，这些都让我很是感激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到过一个女生家里走访，她父亲跟我讲，他一字不识，有一次，在广东打工的亲戚寄给他一封信，为了知道信上的内容并写回信，他找人“代工”，辛辛苦苦地帮人家抱了3天坚硬的板板。他说：“刘老师啊，没有文化的苦头我们这辈子算是吃够了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让孩子多读书！”

面对这样的家长，我的心唯有震撼。我知道，山里孩子太需要老师。所以，我最终选择了留下。

在搞网络助学的6年中，我也遇到过许多困难，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网友们的不信任、同事和亲人的不理解。网络是虚拟的，要想在网络上获取信任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上网之初，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网友以想资助学生为由与我视频，当我好奇与对方接通了聊天视频时，对方却说：“你就长这么个样儿，还想骗钱？不要拿助学当幌子来骗我们，你要是差钱就说，我给你捐。”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，我当时气得哭了一场。

秋天快开学时，阿玲突然接到“英子姐姐”的电话，说北京一个叫宋燕的好心人资助了她1500元。她这才知道，是“英子姐姐”将她发的网上求助。接着，她又先后接到了美国的杨光、安徽的李成忠、山东的王蒙、四川的肖莎、山西的任静等人资助的9500多元现金。复读一年后，她终于考上了湖北大学。

“从大山走进省城，从贫困生成了大学生，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在寻找报答的机会。”阿玲说。

“我还是一名学生，我能回报社会什么呢？”阿玲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一天，阿玲得知学校有个社团叫做“新长城自强社”，加入后能有机会做好事，就赶紧报了名，争取到了在各宿舍收集废纸、废瓶子的机会。“收集了这些东西，拿出来卖钱资助山里孩子。”阿玲说。

今年2月15日，阿玲给刘发英写了一封信，向刘老师汇报了她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。信中，她特别提到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活动。那是在去年10月，她偶然听说武汉一个幼儿园里有患自闭症的孩子，便去服务，现在，一到休息时间，她就到那里与孩子们互动，教他们吃饭、走路、说话。

她对“英子姐姐”说：“我受到了像您这样的好心人的资助，无以回报，除了好好学习，我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回馈社会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！”

网络是虚拟的，但网民的力量却是真实的。期待更多的爱心网民参与进来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”刘发英还希望，“把助学与感恩教育融为一体，鼓励孩子们学业有成、自食其力之后，自愿成为‘英子姐姐’基金的资助人，把爱心传递下去。”

(文中受助学生均为化名)



刘发英在浏览助学网站

网聚真情

成立助学团队

在坚持助学的路上，“英子姐姐”也曾遭遇质疑，有人说她不多正业，有人说她多管闲事，有人说她为自己捞钱，但更多的人给予了她支持与鼓励。刘发英说：“如果没有亲人、同事、朋友的鼓励和帮助，我很难坚持下来。”

去年11月，刘发英建起了自己的网站——“英子姐姐”助学网，并成立了一个助学团队。她的爱心助学团队也发展到有21名固定成员，其中既有普通教师、偏远山区的学校负责人，也有退休干部、知名作家、省级劳模等，大家都是无偿服务。

白沙坪小学的田太合老师，就是“英子姐姐”网络助学团队走访组的成员之一。他说，走访时，因为途经的都是山路，只能靠步行，遇到下雨天，容易摔跤，甚至有时会从山上滚下来。刘发英说，身边人的坚持总是让她很感动。

团队的力量也让“英子姐姐”助学网得以壮大。网站刚建成时，一些人想资助，但是有点怀疑。为了筹集更多的助学金，刘发英有时候要和“准资助者”磨一晚上的嘴皮子，对方才相信了她。

为了赢得持久的公信力，她带领志愿者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例如，通过摸底走访核实过的信息，“英子姐姐”会亲自通过后台管理软件发布到网上“待资助信息”板块，网友只要点击这个板块，就能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，选择自己的资助对象。资助钱一到账，“英子姐姐”首先就会把“待资助”学生转到“已资助信息”板块，公布该学生的姓名、资助金额等。随后“英子姐姐”团队会把钱送到受助学生家里，学生或学生家长必须亲自签收，学校老师

等代收的，必须留下代领人电话。送款时，“英子姐姐”团队会给受助学生抄下资助人的电话、地址，要求学生期中期末、过年过节必须与资助人联系。而团队中的法律顾问、湖北仁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则负责电话回访，抽查资助款是否真正到位。

在刘发英家里，记者看到了12大本厚厚的“爱心账本”——每学期建立的助学登记册里，详细记录着每一笔捐款的去向、捐款人地址、电话号码、QQ号、金额、受捐学生姓名、学校、年级等重要信息。全部汇款还有复印件存档。刘发英说：“我这6年资助的所有学生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，不会弄错或重复资助。”

家人的支持也使刘发英获得了坚持的动力。“英子姐姐”的丈夫叫覃守龙，是一名中学教师。起初，他对妻子的网络助学并不太理解。覃守龙说：“毕竟她因为做这个事情对家庭的照顾少了一些，我一度不太支持。有时候，我还劝她干脆停下来或放弃。”

可是，当妻子遇到困难时，覃守龙还是会挺身而出。2006年秋季起，“英子姐姐”收到的爱心汇款越来越多，这些钱需要尽快交给学生。当时她在白沙坪小学当校长，还分管附近5所学校，工作十分繁忙，于是取款任务落到了覃守龙肩上。从学校到镇上有好几里路，多的时候，他一天要跑四五趟。

2008年春季开学时，一位老人领着8岁的孙子，带着20个鸡蛋，赶了几十里山路，特意到“英子姐姐”家表示感谢。夫妻俩十分感

轻点鼠标

叩开爱心世界

转机发生在2005年9月。安静的校园里来了两名风尘仆仆的青年，他们是“心之旅”助学网站志愿者、武汉大学青年教师李勤和周锋颖。“刘老师，我们是‘心之旅’助学网站的志愿者，想在这里资助贫困生。”

刘发英很是惊喜，她顶着烈日，陪同两名志愿者翻山越岭，走访了几户贫困学生家。李勤和周锋颖对贫困生小伟和小向的故事印象深刻，将两个孩子的情况发布在了“心之旅”网页上。

一周后，800元爱心助学金就寄达学校。又过了一周，该网站发起人杨女士也来到资丘走访，现场落实2000元助学金，5名学生获赠。

“网盲”刘发英感到很神奇：“网络还真管用！”于是，她开始学习上网，先在“心之旅”网站注册了“英子姐姐”网名，又笨拙地将几名贫困学生的资料发布在网上。

操作成功的那一刻，刘发英欣喜若狂，一个全新的想法诞生了——“网络助学”！

2006年6月12日，刘发英收到了宜昌地矿所喻望寄来的600元爱心款，用于资助两名贫困学生。这是她参与网络助学后，直接收到的第一张爱心汇款单。这坚定了地开展“网络助学”的信心。

很快，她迎来了“拓展业务”的机会。2006年8月的一天晚上，刘发英打开电脑，一条要求加她为好友的信息让她眼前一亮。对方在留言中说：“我是北京‘大耳朵英语网站’的负责人，网名‘大耳朵’，希望在长阳资助一些贫困生。”原来，“大耳朵”是北京“大耳朵”英语网站站长韩柏东先生，他听说长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于

是联系该县教育局，教育局又向他推荐了“英子姐姐”作为联系人。

“大耳朵”最初资助了3名学生。每当汇款汇来，“英子姐姐”便第一时间发放给学生，并将孩子们写的收据拍成照片上传给“大耳朵”。几名受助的孩子也多次给“大耳朵”写信、打电话，汇报学习情况，向他表示感谢。“山里的孩子真纯朴！”被山村孩子感动的“大耳朵”又增加了2个资助名额，资助款至今已近3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“大耳朵”韩柏东还在自己的网站上专门开设了“英子姐姐助学”专题，发布长阳县贫困学生信息，并邀请刘发英担任版主。因该网站的网友中有许多海外人士，“英子姐姐”和她的网络助学故事走向了世界各地。

随后，湖北的“情暖荆楚”和日本的“IT民工棚”网站也开设了助学板块。通过这些渠道，“英子姐姐”的视野不断开阔，先后结识了国内外600多个助学网友。

2008年春，“英子姐姐”又结识了新加坡籍华人杨柳。杨柳被她的精神打动，寄来1000元人民币。这是她争取到的第一笔国外网友的资助。

就这样，刘发英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网络助学者，最初的愿望实现了。

2009年，“英子姐姐”调到县城花坪小学任副校长，但她没有忘记资丘镇的贫困生，不仅继续资助资丘镇的孩子，还把“网络助学”的范围扩展到整个长阳县及周边地区。

扎根农村

芬芳美丽山乡

武陵山脉中南一隅，流淌着一条河，弯弯曲曲的河水悠悠向东流去，千百年来生生不息，这条河名叫清江，被誉为“土家族的母亲河”。

清江两侧是一座座大山，高耸入云。这里是山的世界，放眼望去，除了大山还是大山。

不久前，“英子姐姐”和助学团队成员又一次踏上了山路，他们要到都正湾镇高桥村走访和回访贫困学生家庭。这次，“英子姐姐”要把刚收到的3万元助学金送到21位贫困生手中。

这条助学之路，她已经走了多年。1991年7月，刘发英从当时的枝城师范毕业。在填报志愿表时，她在志愿栏里写道：“到长阳最边远、最贫困的黄柏山去！”

刘发英说，这样选择是受父亲的影响。

刘发英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，这样的人才在农村可是“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”。父亲毕业后，完全可以留在武汉，但他却坚定不移地回到了家乡长阳，教小学，教初中，一直教到高中和县党校。

他常对孩子们说：“如果每个山里的孩子都一心想着离开农村，那农村永远不可能富裕，农民只能世代贫穷。”父亲的话在刘发英的心里烙下了印。

多年后，刘发英同父亲一样，作出了进山的选择。

1991年9月，刘发英来到距离县城200多公里、最偏僻、最穷困的长阳县黄柏山陈家坪小学工作。学校临时用两条长板凳、几块木板为她搭了个窝。

从此，一箱书、两床棉絮、一间小屋，成为了刘发英生活的全部。她在黄柏山扎下了根，一呆就是18年。在这18年里，她日日与大山里的孩子们为伴，与贫穷和寂寞为伴。刘发英说，那时候，最怕的就是漆黑的夜晚和打雷的雨夜。

不过，山区人民的朴实也让她感到温暖。在那里，老师要自己上山种菜，自己生炉子做饭。最初，刘发英种不好蔬菜，山上又买不到米和肉，只能靠土豆、面条充饥。学生家长得知后，每次给孩子带菜，总会给刘老师多带一点。刘发英说：“很多学生买不起饭，可他们却把仅有的新鲜蔬菜分给我……”

更加触动刘发英的是，山里孩子对读书是那么渴望，但贫穷和失业却毫不留情地吞噬了许多山里娃的希望，这深深刺痛了她的心。

于是，除了认真教课，刘发英经常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买学习用具、衣服，垫付药费。那时，她的月工资仅98元5角。“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”她总是这样安慰孩子们。但是，她同样也明白，依靠她个人的工资无法解决这些问题，她开始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，寻求帮助。



刘发英在走访贫困学生途中



“英子姐姐”与受助家庭 (本版图片由刘发英提供)